

三才策論

一
玉十二冊



三蘇策論卷之七

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策別二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天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驄。而不知其費幾千石之馬。而輸百頃之穀。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自贍養。而又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收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

通極生

宋兵聚
而食故
弱而易
騎

不用
之兵則
之兵自
省

蓄財用
一事作
如許深
厚議論
說理准

之外。又日供其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罄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摩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休。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主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遠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歸震川曰經國大計

策別訓兵旅一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財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戰。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餽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財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獸之所嗜。蚌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

子瞻能

行文如
決黃河
而注海

今日當
日將一
隊始

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後漢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警弓，而北顧，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敗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天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受高爵厚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費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其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天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

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茅鹿門曰：欲募天下之將才而歸之於治兵治兵國一說，然其本尤在於君相之一心一氣。徐文昭曰：使宋能行此策，宋決不南渡。使今日能行此策，奴酋之猖獗何至若此。

策別二

兵農合一而說之

費用教人二意入得錯

痛哭之言說得可笑如此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東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敵兵而退，未有僵屍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廬廬已託於營伍之中，其之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猶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鬪力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十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哀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繼以明道

雲華法 拾打虎 一片妙 手 照應處 絕不見 一線索 前敵說 比頭說 信手拈 來頭頭 是道

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眾。舉藉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於少衰而氣阻。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為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仕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袁元峰曰。長公此識。最是練兵妙法。而文字節節聯結。段段照應。錯綜組織。却不見一毫線索。痕妙絕。

策別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當勇之將。而將軍無當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法。有三軍之勇怯。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梗與稂。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

一轉如
善射者
力重矢
達

異一路
指善處

前一悔
字此處
一愧字
得情

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夫天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也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受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歸震川曰論事之文極透徹極變化有用文章

茅鹿門曰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策斷上

一跌極精神
脫却得妙

極冷極不緊不冷
今來言通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達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其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

上言將
亡之門
下言塞
亡之道

引秦書
明切

引宋書
曰事尤
切

此中須
費處置
却抽出
在後二
篇

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構。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人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向者竇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天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費。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無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方正學曰亦是一議論但王者有道守在四夷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己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己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己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今天下郡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敵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鄰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國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固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

此言大國可長

短

此言小國可長

短

叙得疎爽不惟

此言以
我可長
來其可

此論出
由余然
遠二

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傑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則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沮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顧瑞屏曰：論大小情事，一刺骨先事制勝之言。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際，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鑿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

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
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天佩玉服綬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
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也。今天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
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綬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鼉龜居者數十世而
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天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
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樂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
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
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皝之傳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
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
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
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
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
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羅網之
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豈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
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
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
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撻行

消其三
毀脫胎
換骨處
何等變
化

此一轉
光妙

於殷陸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愧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遁。宜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向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衡竄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變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思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云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唐荆山曰。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茅鹿門曰。蘇氏父子之論虜情。一深中。

御試制科策一道并問。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政尚多和氣。或監田野。雖關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能撤。利入已校。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庫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膏壤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

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禁多良不知避敵法寬濫吏不知懼藥藥者眾愁
數蠶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恩感發深切在
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搏鐃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直著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
巧無禁憂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撓義或曰不能撓獄市推尋前古孝文尚老子而天
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風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
王伐北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
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拜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
之要務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悖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
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下靈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
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
朝而去其心腹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求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
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天下震怒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
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
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

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至愚亦不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無不舉。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痿痺。以日用故不蠹。天下有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怠耶。臣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誦其言。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職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居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皆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執法寬濫。吏不知懼。常禁者。原愆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應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

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在不可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小位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去陛下又為其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選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眾而不行者諫農桑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整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且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摩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

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
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
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
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
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
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
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猶廣者。臣竊
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
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
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
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
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
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遠而易
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功。察有才而已。必
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等。其人之優劣才者
常用不才者。常開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
也。今禮樂鄙野而未究。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
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